

## 编者按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在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中,永康也写下了不平凡的一页。1938年至1942年,永康一度成为浙江的政治中心。随着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,这座临时省会城市为浙江乃至全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,总有那么一批人,以青春与热血挺起了民族的脊梁。即日起,本报将撷取部分抗战事迹进行刊登,以飨读者。

## 抗战老兵的 烽火人生



百岁老兵王金法

这是日本人递交投降书的历史瞬间,中国人民终于胜利了!近日,记者来到百岁老兵王金法家中拜访。他一边展示日历上的历史照片,一边向记者讲述抗战胜利的重要时刻。虽然已是期颐之年,但老人对80年前的峥嵘岁月仍记忆犹新。

1943年,18岁的王金法在八字墙南货店当学徒时,遭遇了改变一生的屈辱经历。日本人拿着军用手票来买酒,强行要求一元抵十元,我不肯找零就遭毒打。他憎恶地说,我全身上下被打得鲜血淋漓,那一刻下定决心:一定要参军报国。

同年秋天,王金法与志同道合的青年们毅然投奔设在方岩的浙江省政府招兵办,加入宪兵八团教育营。在严格的军事训练中,他很快经历了人生第一场实战:那次遭遇了日军训练部队,虽然装备悬殊,但我们毫不退缩。

在宪兵学校,王金法还系统学习了宪兵技能,从枪械格斗到各类军事知识等。1945年日本投降后,王金法所在部队到九江接收日军战俘。当时被遣返的日兵都要从我们面前经过,每个人都要搜身,和我们国家军事相关的照相机、碟片等东西都要留下来。亲眼见证侵略者被彻底赶出中国,成为王金法军旅中最荣耀的记忆。

1949年部队起义,1953年荣归故里,王金法的人生翻开新篇章。更令他欣慰的是,两个儿子相继参军报国,延续着保家卫国的家族传统。儿子王梦安捧着父亲获得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,动情地说:这枚是中央军委颁发的勋章。每一枚勋章都有专属的编号,承载着国家对抗战老兵的崇高敬意。正是父辈们的流血牺牲,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。

如今,王金法仍时常向子孙后代讲述抗战历史。他现在身体硬朗,这要归功于国家的发展、党的好政策。王梦安表示,全家都会将父亲的抗战精神代代相传。

融媒记者 程卓一



纪念章

## 赤岩尖上 火烧炮楼



胡天脱讲抗战故事

日前,90多岁的胡天脱坐在村文化礼堂长椅上,缓缓翻开记忆中的相册,浑浊的双眼瞬间发亮:那年我8岁,赤岩尖火烧炮楼的火光、乡亲们拍手叫好的声音,我这辈子都忘不了!说着,他仿佛又回到80多年前那个热血之夜。

1942年10月30日,日寇踏进八字墙,没几天就占据了赤川村,还在后山赤岩尖建起碉堡炮楼。那炮楼结实,鬼子和伪军天天盯着,村里路不敢随便走,田也没法好好种。胡天脱攥紧拳头,愤恨道,他们把炮楼当前哨,常下来宰鸡牵羊,在农户家做饭,还砸锅砸缸,乡亲们苦不堪言!

这样的日子熬到1943年才有了转机。邻近几个村有胆识的年轻人成立游击队打鬼子,各村后生一呼百应!胡天脱回忆道,游击队领头人召集爱国青年偷偷商量对策。起初,几名游击队员混入伪军住进炮楼,卸了敌人枪械扳机后,与外面队友里应外合消灭两名敌军。可第二天,一大帮日军牵着半人高的狗来村里问罪,村民们纷纷躲在家中,人人自危。

1944年,炮楼周边草木干燥,时机成熟,游击队员决定兵分两路,趁夜摸上山烧炮楼、拔据点。

行动当晚,胡天脱趴在村边土坡上,盯着赤岩尖,心提到嗓子眼。游击队员分两拨,一拨从后广坑爬,一拨从里坟山坑走,都是没路的野山,就怕出声。老人压低声音,后来听上山的后生说,他们在炮楼外围悄悄汇合,摸进炮楼就和鬼子、伪军打起来,刀光闪闪,鬼子嗷嗷叫!

最让胡天脱激动的是那把火。有人在炮楼里点火,风一吹,火势就猛增!我在山下都能看到红光,能想象木头烧裂的噼啪声!他兴奋地张开双手说,那炮楼是乡亲们的心头刺,一把火就烧得不成样,太解气了!

第二天,火烧赤岩尖炮楼的消息传遍周边村子。乡亲们都跑到村口,互相转告,拍手叫好!胡天脱模仿着拍手说,大家说,天降神兵,虎口拔牙啊!驻赤川据点的鬼子和伪军吓得撤到八字墙,走时慌慌张张,抢来的东西都没全部带走!

1945年5月16日,抗战形势大好,驻守八字墙的鬼子也撑不住了,狼狈撤走。胡天脱说:那天全村人站在路边,看着鬼子队伍走远,大家都哭了,是高兴的泪!

如今,赤岩尖炮楼已消散在岁月中,但胡天脱老人的记忆成了那段历史的鲜活注脚。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,微风拂过赤岩尖山林,似回响着当年爱国青年的呐喊,诉说着百姓的勇气与担当。那段虎口拔牙的烽火岁月,是一个村庄的抗战记忆,更是民族抗战史诗中的闪亮篇章,提醒我们铭记:今日和平,是先辈用热血与生命换来的珍贵馈赠。

融媒记者 童鹏翔

## 从求学少年 到远征军



徐位青在读报

近日,在养老院中,记者见到了97岁的徐位青。老人用颤巍巍的双手翻开泛黄的相册,那些黑白照片,将他与来访者一同带回到80多年前,那个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。作为当前永康为数不多的抗战亲历者,老人的记忆如同永康江的流水,将80多年前的苦难与抗争娓娓道来。

1928年出生的徐位青,在11岁那年被父亲送到十里外的永康县读小学。那时在马宅老家,还没人讨论抗日战争。一到县城,气氛完全不同了。老人在回忆时语气平和,警报是用一口钟敲响的,杠杠杠杠,一听到这声音,大家就往山上跑,后来学校干脆搬到山上上课。

他口中的警报钟,当年悬挂在永康地标建筑魁星楼上。那座楼最终在日军轰炸中化为焦土。1939年的某个星期天,原本该返校的徐位青因预感空袭留在家中,意外躲过一劫。第二天回学校时,我看到炸弹炸出了一个坑,像一口池塘那么大,一块长石板飞得老远。那是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永康。

1942年,日军进犯永康马宅村,14岁的徐位青经历了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。他们用手榴弹砸死乡亲,把人丢进溪里淹死,村里三四十个人就这样被打死了。我当时躲在山上,逃过一劫。

同一年,他被日军抓去当挑夫。我和一个武义的小孩一起被带走了。后来趁日军不注意,我们商量着逃跑。他沿着熟知的路线,冒险穿过有日军驻守的凉亭,终于徒步走向马宅。

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害怕,就一心想着回家。

在动荡的年代里,也有光亮的痕迹。徐位青至今仍清楚记得,由永康名人吕公望创办的难民工厂,为流离失所的百姓提供了生机。工厂发放棉花,雇妇女纺线,让许多家庭得以维持生计。这份人道关怀,在少年徐位青心中深深种下了爱国爱乡的种子。

亲历日军的暴行,感受爱国人士的壮举,促使年轻的徐位青在1944年毅然从军。那时永康已全境沦陷,17岁的他加入“十万青年十万军”的号召,成为青年远征军208师622团的一名二等兵。第二年8月15日晚上,消息传来:日本投降了。那晚大家欢呼雀跃,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夜。他说。

抗战胜利后,徐位青先后在浙江吴兴参加预备役干部训练、于嘉兴青年中学工作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,他回到家乡务农,直至今日。

如今徐位青居住在养老院,仍保持着军人的作息习惯,每天读报是他重要的日常。问起为何能如此清晰地记住往昔岁月,老人没有说话,只是默默向记者展示了他的收藏,里面整齐齐放着他多年来获得的每一枚勋章。它们静静躺在时光里,一如那些不曾褪色的记忆。

融媒记者 程卓一